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长熊召政讲述樱花故事

李商隐有一首诗:

昨日雪如花,  
今日花如雪。  
山樱如美人,  
红颜易消歇。  
少女的红颜如山樱的芬芳,虽然让人陶醉,却难免很快地凋谢。李商隐这首欣赏山樱的诗,是我看到的唐代诗人中写得最好的一首。

山樱,即是中国的樱花,花朵较小,颜色月白或者粉红。李商隐所欣赏的山樱,应是月白色的,不然,怎么会是花如雪呢。但他知道山樱还有粉红色,所以,这山樱才会让他想到少女的红颜。

花与人一样,都是大自然赋予的生命。但禀赋与资质却各不相同。樱花既不同于梨桃杏荷,又不同于牡丹月季。它不名贵,亦不普通,因此欣赏它的人更加小众。无论是唐诗还是宋词,直接写樱花的诗少之又少,探究其中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中国的山樱很少被移栽到城市,加之花期太短,成活率也不高。北方有“樱桃好吃树难栽”的谚语。我定居武汉的东湖边上,已有三十多年之久。在离家不远的梨园广场上,就生长了一棵山樱树,每年柳梢儿发芽不到一个星期,樱树就开始开花。那一时节,我每天早晨或傍晚会在树下徘徊,守候着它开花的时刻。它每年的花期,大约在雨水后一个星期内,每年相差不会超过三天。它开花是没有征兆的,因为它的枝条上是先开花,后长叶子的。一年复一年,我不厌其烦地守候着这棵樱树。还为它写过文章。但是,随着城市的迅猛发展,梨园本来空旷的广场变得拥挤了。它的地下被掏空变成了地铁站,它的周围耸立起数十座民居的高楼。天梨大道的内环线的建设又将广场切成两半。谢天谢地,这棵樱树还在。但在它周围砌起了石墙。往日一到傍晚就绝少人迹的广场,如今车水马龙,深夜也不曾停息。如是,这棵山樱树像一只被关进笼子的狮子,它不再活泼,而被迫接受了一些新的生活规则与生存环境。树还是那棵树,但每年的花期不再准时了,花朵不再茂盛了,花龄也变得短促了。这棵山樱

树不会讲话,但我知道它是痛苦的,它必须承受人们在追求幸福生活的过程中带给它的压迫与摧残。

作为这棵樱树的老朋友,我没有能力帮助它挣脱这种困境。时代的潮流太强大了,几乎无坚不摧。一方面,它冲刷了许多令人厌恶的疮痍;另一方面,它又制造了一些新的疮痍。

每每经过这棵山樱树,我就会想起民国初年的那位身穿袈裟的大才子苏曼殊,他写过这样的一首诗:

春雨楼头尺八箫,  
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  
踏过樱花第几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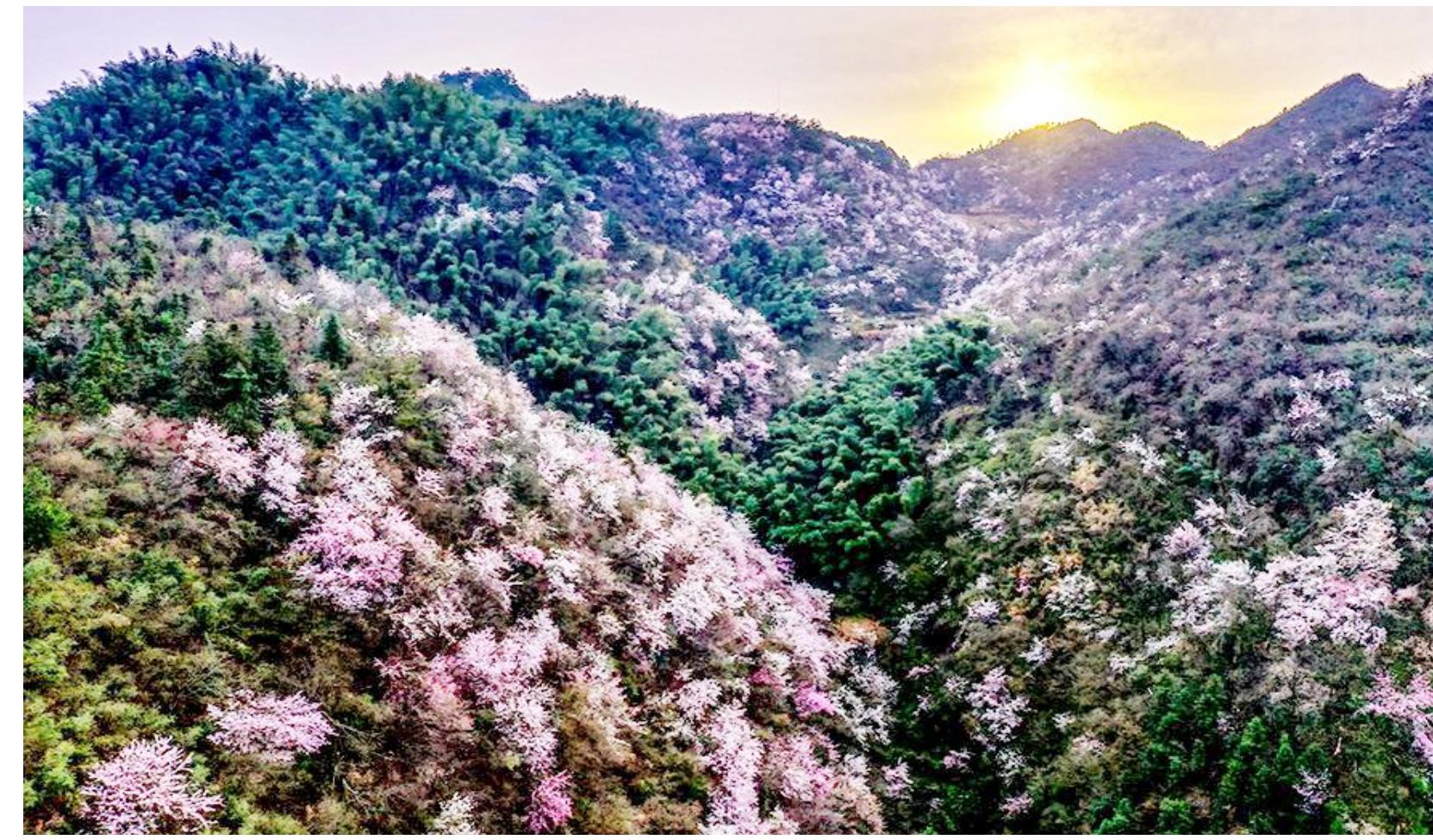
苏曼殊的这首诗写于日本,眼前浮漾在樱花丛中的春光,让他思念杭州——他一直将这里视作他的精神故乡。他想象着回到西湖边的情景,穿着一双游历的芒鞋,托着一只化缘的破钵,漫无目的地在樱花丛中走过去一座又一座小桥。

我猜想,写这首诗的苏曼殊,一定是产生了幻觉,把他杭州当成了京都,西湖边上倒是有不少的小桥,但哪里又会有千树万树的樱花呢?樱花是曼殊的乡愁。而樱花,也是我的一分无奈,二分惆怅。如今的武汉,无论是武汉大学校园里的樱花大道,还是东湖边上的樱花,都是国内最负盛名的赏樱之地。但是,我仍然挂牵着与我相伴了几十年的那棵山樱树的命运。无边春色体现在每一棵花树上,一棵花树的萎缩,我想,我们应该不能说,这春光还是完整的吧。

## 二

眼下,日本樱花的花期已接近尾期。可是,中国樱花却正是盛开的时候。这乃是因为,中国樱花大都生长在山区,它的生长地,比起红尘滚滚的城市,气温要低三至五度。如果说,日本的樱花犹如时髦的少女,中国的樱花则如质朴的村姑,她不擅风月,却更加原生态。有人说,日本樱花是从中国移植过去的。我不是植物学家,无法加以判断,但我直观的感觉,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樱花,应是各有所源。

前面说过,武汉大学校园内的樱



崇阳野樱 本版摄影 周伟

花大道与东湖的樱园,都是国内最负盛名的赏樱胜地,但两处赏的都是日本的樱花。我常有一种念想,若是有一处地方,能够让人欣赏到成片成片的中国本土的樱花,那该是一件多么令人惬意的事情。有一天,龙潭书院的弟子、卓越集团的创始人刘雁飞先生对我说,他将要在湖北的崇阳县建一座樱花小镇。我听了颇为惊奇,便问他崇阳是否有成片的山樱,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并当场从他的手机中调出数十张随手拍的山樱盛开的照片。看了这些照片,不由得让我想起了那位崇阳走出去的文化名人,著名的教育学家王世杰先生。

王世杰1891年诞生于崇阳县的回头岭村。那一时期属于晚清,虽然国运不济,但湖北却因为张之洞主导的洋务运动而呈现出一派生机。他12岁到了武昌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武昌南路小学,与日后成为中国地质学的泰斗人物李四光成为了同学。王世杰先生后来留学英国。1927年,已经学成回国并效力教育多年的王世杰,被任命为改组后的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这一时期的武汉大学,虽然是草创时期,却是大师云集,地质学家李四光、诗人闻一多、语言学家黄侃等等,都是武汉大学的教授。这是一批念过私塾、留过洋、有着

广大的国际视野的大知识分子。武汉大学选址在东湖南岸的落驾山中。闻一多以其诗人的睿智,将落驾山改名为珞珈山。让校园像花园,是这一批教授的共同心愿,也许是留学日本多年的黄侃对樱花情有独钟,提议在校园内种植樱花,但那时哪里有条件从日本引进樱花呢?王世杰于是想到了崇阳老家的山樱,于是写信回家,希望老家人能够选一些桂花与山樱的小树送往珞珈山栽种。因为王世杰的家乡情结,武大的樱花梦便有了一个美好的开端。1939年,侵华的日军选中武大作为他们的中原司令部,也许是他们认为中国的山樱不能抚慰乡愁,于是又从日本运载了不少樱花在珞珈山中栽种;再就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首相又赠送给中国政府上千棵樱花树,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再次划拨一批日本樱花送到武汉大学的校园内栽植。基于这一历史的脉络,可以说,武汉大学樱花大道的建设始于王世杰,成就于周恩来。毋庸讳言,这条樱花大道的建设者们,他们之间有恩仇、有怨恨,甚至有水火不容的政见,但却都有爱花之心、惜花之情。一个个小小的樱花情绪,让我想到了那两句诗:“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据说王世杰先生自从离家之后,因为政治的歧见,命运的捉弄,他再也没有回过故乡,但没有回过故乡不等于忘记了故乡。人生不离不弃的两大依恋,一是母亲,一是故乡。我相信王世杰先生不会舍弃他的依恋。何况崇阳是如此的美丽,如此的丰富。

## 三

几年前,湖北省旅游局征集广告词,想用最简单的几个字来概括湖北的人文与风景,挑来挑去,最终选中了“灵秀湖北”。我个人认为,用灵秀两个字是不可能涵盖湖北的。荆楚大地不但有绵延雄浑的山脉,更有着汹涌澎湃的江河;它还拥有沃野千里的平原、星罗棋布的湖泊。除了灵秀,它还有磅礴、坦荡与厚重。但是,用灵秀来形容鄂南的山水,倒是非常贴切。

每次来咸宁,我都有两个感受,一是这里的乡音很特别,他们的言语,让我听着像外星人在交谈;二是山水,在我看来,每一座山村、每一个小镇,都可成为美丽乡村的样板。咸宁自称是桂花之乡,它的桂花的确远近闻名。大约一年多之前,一位民营企业家沈亚明在他的家乡建了一座柃蜜小镇。这个柃蜜,就是野桂花。如今,柃蜜小镇已经很有名气了。我

身边有不少人都说起过它并专程前往游历。沈亚明先生亦多次请过我到柃蜜小镇小住。因为手头总有做不完的杂事,故一直未能成行。需要在此说明的是,沈亚明先生也是崇阳人。至此,我才知道崇阳有成片的野桂花,成片的山樱花。因为野桂花而建成了柃蜜小镇。因为山樱花,刘雁飞先生要去建一个樱花小镇。据说,两个小镇相隔不远。我想,这两个小镇的建成,崇阳的花事便会繁荣起来。在漫长的岁月中那些自生自灭的野花,从此有人照料,有人关怀,并因此吸引更多的游人,踏上这幕阜山中的崇阳古道,来欣赏这山中一年一度的色彩缤纷的花季。

据专家预测,仅仅一树樱花,将会在中国产生千亿级的市场。这一点我不敢相信,却又希望能够成为现实。我算了一个账,如果在中国美丽乡村的建设中,我们能够建成一千个花的小镇,每个小镇做好花的文章,产生一个亿的产值,那么,我们就会因为花而产生了千亿级的投资与收益。这样,种花人与赏花人,便能各得其利。希望我的这种推测,不会成为让人讥笑的花架子,而应该是让人艳羡的朝气蓬勃的花样年华。

最后,祝愿崇阳的樱花小镇早日建成。

# 山樱之幸

○ 金风

多少年来山樱一直存在于村野林间,历经风霜雨雪,春来花开,绚烂一时,过后便黯然花落。或许时有路人驻足,也曾引来蜂蝶飞舞,却终究如同风拂过原野,云朵在天空漂移一般,凡常自然。没有惊醒文豪诗人的浪漫,没有招来旅行家过度的青睐,也便鲜有广泛的歌咏和颂扬。

大自然一直绚烂多彩,四季繁花似锦,春有兰夏有荷、秋观菊冬赏梅,百花千姿百态,争芳斗艳。然而,宇宙万物,既应时而生,又必尽其性。花于圃圃中有人观赏开花,花于孤崖山间无人照顾无人赞叹也开花。其幽幽清香有蝴蝶过往,无蝴蝶过也传。如鸟自于树间欢快,有人听无人听不影响它声音婉转清脆。山樱自生自长,岁月没有更改它们的芬芳和美丽,喧哗也罢,寂寞也行,并不妨碍它们随风摇曳,明媚鲜艳。

或许,曾经的许多岁月,山樱独自开独谢,浅笑于山谷,安然于僻野。却终隐藏不住它的灿烂夺目,近看的鲜艳,娇美清雅;远观的绚丽,如雪似雾。人们感花开之妩媚,叹花期之短暂,惺惺相惜。于是两两相传,邀约观赏;拳拳成文,赋诗记游。

山樱温暖了无数人眼眸的同时,山林不再寂寞,春天更加生动。人与花相融美景,相映成趣。花为背景,人是点缀。于是,樱花成了春天踏青游览的目标,成了乡愁物质的寄托,凝聚了游子浓浓的家乡情结。于是,赏樱不必去日本,武大以外也看花,怀个旧回老家,款步梦中的阡与陌,樱花自在家乡的房前屋后傲娇。

朴实无华小小的山樱,终于为世人瞩目,社会热心关注,专家开始研讨论证,探讨樱花之渊源,寻觅樱花之底蕴,挖掘其蕴含的禅意,综合樱花与地方特色的融合。政府开始有计划地培育、养护,开展了樱花节的活动,打造了以樱花命名的小镇,因势利导,樱花成了春天旅游的名片,樱花这篇大文章正在被精心地谋篇布局,被认真地字斟句酌。山樱庆幸,从此不冷落,资源被利用,价值被重视。且看,春天盛景:山樱烂漫处,游人如织。



# 踏春听“樱”语

○ 墨青

一年之计在于春。不经意间,春天已经款款地向我们走来,把这个世界装扮得五彩缤纷、多姿多彩。春天的到来,让江南崇阳美不胜收。

江南崇阳,幕阜山脉以南。三月的春天,万物经历凛冽的寒潮冷雨后,当第一股暖流吹过隽水河岸,绕城而过似弧形又似太极八卦图的那片浪口温泉,便开始出现杨柳依依、小麦青青、油菜金黄的田园牧歌。暮春,一抹最鲜最嫩最清新的那股新绿,也在鹅黄嫩芽中拼命涌出。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是给春天的第一首浅吟低唱。春天的崇阳,仿佛是被繁花接管的山水田园新城。不管是驱车在城乡公路沿线,还是在一河两岸,天城公园、大集公园,只见鲜花盛开,满眼滴翠,流光溢彩。更有轻歌曼舞,人潮如织,令人赏心悦目。还有乖乖亭、碑林书法等更是为公园增添了许多人文情怀和文化气息。

春夏秋冬,四季轮回。春天的美,就这样在风和日丽、百鸟鸣唱、花红柳绿中播下种子,让思想萌芽,让奋斗开花。只有这个季节,色彩感知最为艳丽,味道识别最为浓烈,心情最为雀跃,连身体仿佛都蕴藏着无限能量。而空气中,仿佛都带着万物赠予世间的浓情蜜意。

三月的中下旬至四月上旬,崇阳各路山谷的野樱渐次怒放。从金沙白云庵到葛仙山再

到龙泉山、白崖山,她们已——从丛、——簇簇,——枝枝、——树树,宛若踏着春的韵律,悄然而来,这方唱罢那方又登场,依次盛开,几乎要炫目整个崇阳啊!享受这一年一度的盛宴,看那一抹粉红绽放,樱花树下,春和景明,在繁琐的日常中暂时脱离出来,尽情徜徉其中,尽情感受这春意盎然的无限美好!

尽管络绎不绝、车水马龙,从山外城市舟车劳顿而来的每一个膜拜野樱者,总是渴望要阅尽世间繁华,哪怕曾已阅过大多的繁花,但仍相信,只有江南崇阳十万亩天然野樱山谷的每一株野樱,每一朵花瓣,都有着自己的神祇,传达给世间的,不仅仅是逆天的容颜,更是向春天传达她的花语和声音。

诗云:“龙泉山上吹云雾,崇阳野樱赛天堂”。那一束束春风裁剪的野樱,可是你心中最美的神祇?而我总是念念不忘崇阳龙泉山片片樱花绽放的那一幕。那是一个雨后初霁的天气,山下云遮雾绕,浓见度不足二十步,而山上晴空日照,碧染万里。凭栏俯视,刷黑的盘山公路如青龙附体,层层叠叠的云雾似轻纱帷幔悬挂在半山腰,笼罩着田园村舍的曼妙胴体。此刻,远山如黛,若隐若现于天际深处,而眼前漫山遍野的野樱树,就像天女撒花的随意抛散,只见漫山遍岭间,一丛又一丛、一簇又一簇,一树又一树,有突兀崖头雪

白如玉的,有含笑枝头粉红妩媚的,有嫣然神情含苞欲放的,无不显得浓郁郁郁,分外热闹热闹。

有人说,经历寒冬后,江南崇阳的第一抹色彩,就是野樱交接给春天的馈赠。崇阳的野樱,在全国的规模可谓名列前茅,堪称世界之最。更有学者一语惊人,全世界百分之八十的野樱在中国,而中国百分之八十的野樱在崇阳。你可知,养在深闺人未识,一朝闻名天下知。特别是自去年各级媒体特别是央视连续露脸后,崇阳的野樱渐被各路大佬看好。斥巨资,修公路设施,建旅馆客栈,兴农家饭馆,休闲娱乐养生等一体化服务,大有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令人神往,留连往返。

春天,充满了生机,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希望。接下来的崇阳,繁花继续,让我们整理好行囊,带着激情,去泛舟洪下十里画廊,水波荡漾的青山平湖,江南奇景的大泉溶洞,激情逐梦的柃蜜小镇,还有金沙山庄、桂花林海等,仿佛这个春天是为你而来,万物为你盛开,岂不美哉妙哉快哉!

又是一年春好处,不负春光不负我。人生没有彩排,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成功都是实干出来的。在春天里,我们牵手、心连心,带着梦想,带着快乐,一起向着“浪漫樱花、幸福崇阳”出发!

来吧!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崇阳,崇阳欢迎您!